



范富玲

出生：民國五十一年生

學歷：大學

現職：高雄市漢民國小教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貝殼之美」

獲獎紀錄：臺灣省文學獎

散文 佳作

上 戲

創作理念

人生如戲，把戲中的某一幕寫下來，加點醬油加點醋，成了一道回味無窮的好菜，會讓自己覺得人生沒有白活，一切都很有意思。值得！

上 戲

一、

「在搜尋網站上鍵入你的名字，就找到你了。」

他輕描淡寫的說，彷彿就像喝海產粥一樣的稀鬆平常。而我，卻像被粥裡的魚骨給刺到喉嚨，咳！咳！咳！咳了半天，還說不出話來。

這真是一個恐怖的時代，只要有名有姓，不管躲在什麼角落，就是沒有辦法躲過天兵天將的搜索。在這樣一個電腦無所不在的世代，所走過的每一個腳印，都被鍵入了記憶體，只要有心人一個呼喚，誠實沒有心機的電腦立刻傾吐而出，把符合條件的大小腳印完完整整的重現。縱使金庸筆下輕功過人的俠客，亦只得無所遁形。

這是他給的禮物，相隔多年再次見面的禮物。

這番網路上的重逢，難道不過是一陣心血來潮的戲作？

「失態了！」我為自己這些日子掏心掏肺的「伊媚兒」而羞赧。網路上的愛恨情仇，舊情綿綿的火花，會不會只是虛假空無？上個世紀發不了芽的愛情種子，到了新世紀，還能開花結果嗎？或是我該握一把利刃去要脅？就像八點檔一再拖棚的歹戲，要對方陪著自己繼續下去，演著一齣又一齣無法入目的爛戲？

在這場長達十餘年的愛情爛戲中，誰是那個萬能的神？那個霸道的靈？那個執掌男女主角生殺大權的導演？

這齣荒誕的戲，前半場用的是上一世紀的年輕貌美的青春肉軀，後半場用的是二十一世紀極笨極笨的科技產品。失去了青春的男女主角，只能躲在

科技的後頭，用電腦文字打著一場又一場的戰爭。也可以這麼說，十幾年前，這齣戲用俊男美女去吸引觀眾，當青春消逝之後，只得以文字來勾人魂魄了。

好一場的文字戲！當我還沒有聽到「開麥拉！」，就已經不知不覺的上
了戲。

二、

第一次用青春入戲時，導演是個兼任男主角的新手，女主角也是個新手。菜鳥對菜鳥，戲竟然對得很順，拍沒有幾個場景，就有了觀眾最喜歡的皆大歡喜式的結局——從此王子與公主過著快樂幸福美滿的日子。

可是導演卻突然喊：「卡！」不行，這樣太平凡了，太隨俗了。

「那要如何演呢？」女主角三番兩次苦苦相求，只求讓故事中的主角能夠有個完滿的結局。哪怕是再濫的三級片也無所謂，新手上路嘛！

可是導演說，不演了。

爲什麼？女主角不解。

「我們還年輕，不該陷得如太快太深，就此結束了吧！」信差帶來三言兩語的存證信函，徹底粉碎一個少女的心，一個剛開始練習拍愛情文藝片的女主角就這樣被三振出局。突然的失業，連個按鈴控訴雇主的權利都沒有。失業的女主角只能自己和自己演著對手戲。左腦說：「我絕不放過這個負心的漢子。」右腦說：「算了！算了！就當作是自己遇人不淑好了。誰叫自己
謎著眼睛上戲呢？」

左腦和右腦其實根本不必多加爭執，爭執亦是無用。大權都在導演那兒。你一個人能演出個什麼名堂來呢？

只得失業了。做個還沒上戲就過氣的明星，自怨自艾享受著天然瘦身的成果，坊間瘦身廣告一公斤喊價一萬元，失業不消一個星期，女主角就輕而

易舉的達成了五萬元的業績。

既然失業，乾脆埋頭讀書吧！我死了心重拾書本，想開拓出自己的一片天來。

可是，一個月後，優柔寡斷的導演又來了。

「我決定要把戲拍完，我們還是接著演戲吧！」既是導演又是男主角的他，一臉的誠懇，坐在我們第一次上戲時的水仙餐廳。室內的音樂小精靈無孔不入，鑽得我頭昏腦脹。陽春三月的翠嫩樟樹，在窗玻璃外溶成一片綠色的海洋。我的理智溺斃在音樂精靈與綠洋中。

好吧！我在心裡無限歡欣的答應著。但是我學了乖，心裡暗笑而不答腔。他焦急的坐在對面，等著我明確的答覆。我樂歪了。

戲是照常上演了，但導演已換了人，「開麥拉！」由我來喊，「卡！」也是隨我高興。我要它變成喜劇，它就是兩小無猜、甜甜蜜蜜的喜劇，我要它是哀情怨天的愛情大悲劇，它就得哭天喊地。那種操生縱死大權在握的感覺真是迷人，難怪成功的演員泰半都要演而優則導了。

交出執導棒的他，失去了主導權，漸露疲態，疲於接招，失去了意氣風發的英氣勃勃。這是必須接受的事實，邀我一同上戲的是他，說要停止的是他，忍不住癮頭盼再接再厲的也是他，我一切從命，只不過搶了執導棒而已。

兩天喜劇，三天悲劇，分分合合的矛盾戲碼，不但執導起來辛苦，就是男女主角也疲憊不堪。豈是一個「累！」字了得。

演出兩人對手戲著實不易，尤其是在一強一弱之間。強者愈強，弱者愈弱，最後只得不歡而散，各自分頭去找適合自己的戲碼和對手。這是天生宿命，怨不得天怪不了地，只能說是先天體質不夠健全的戲碼，再演下去亦得不到掌聲，與其硬撐場面下去，不如早早結束。

然而，好聚好散亦是一齣不容易完成的劇集，人人想演，卻總是演得荒

腔走板，不是拉拉扯扯，損了俊男美女的俏模樣，就是涕淚橫流，壞了臉上精雕細琢的好妝。自古以來，這樣分手告別的戲碼不知凡幾，演得好得以名留青史者沒有幾個，就是「七世夫妻」也只是泣訴與掙扎的結合，徒然賺取觀眾廉價的淚水罷了。

我這新手，硬把導演導權搶了過來，既沒有職前訓練，也缺乏在職進修，當然演不出像「亂世佳人」那樣萬古常新，感人肺腑的名劇。不過，戲還是結束了，草草結束，演員倉惶而逃。終也是一場男婚女嫁的愛情悲劇。這年頭，喜劇圓滿，倒不如悲劇留有遺韻。這是這場爛劇唯一可取之處。雖無餘音繞樑三日不絕之美，但多少還有一些遺憾在人間。

遺憾，是世紀末最大的伏筆。

三、

故事潛伏了十幾年，是等待著所有的因緣俱足，才得以翻天倒浪之姿再次演出續集。

古時的上帝仁慈，不許人間見白頭，徒然在英雄心中留下對紅顏永永遠遠的懷念；而現今科技進步神速，連上帝也莫可奈何。

分手十幾二十年後，兩鬢微霜的老情人藉著科技武器尋來的戲碼，更是在全球各角落如火如荼的上演著。

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，是回到從前的最佳捷徑。

老情人在搜尋引擎上鍵入幾個字，就等於撒下了天羅地網，讓你無處可逃，只得乖乖接招。不接？捨得嗎？同行走過那些路，上過那些戲，難道心裡沒有絲毫的眷戀？沒有一點點好奇，伊人現在變成了何種模樣？更何況，蟄伏在心底的那個影子，經過歲月的淘洗，已經褪去了青澀的外表，變得華美異常，誘人異常，即使理智分明決定對於隱藏在「伊媚兒」背後的糖衣不

予理會，可是，貪婪的雙手卻已經迫不及待的輸入字句，告訴老情人說，「我在這裡，我在這裡，我等著你好久好久啦！」

一場續集，就這樣上演了。

不必朝朝暮暮相偎相依的愛情劇，靠著文字螢幕傳情，比起親眼目睹肉體的存在，比起親耳聽到甜蜜的聲音更加的吸引人。情有多深，想像的空間就有多大。陌生的年輕人靠著肉體的接觸增加彼此的溫度；曾經熟稔的戀人，卻是幾個文字的組合，就可以把枯竭的火焰再次點燃，乾柴烈火燒得漆黑的夜晚一片燦爛。

那份光明甜美的感覺定然迷人，否則，怎會連視力一等一差的蚊子，也執迷不悟的趴在螢幕上那一串「這些年來，總是會在不經意中把車開到你娘家周遭，我知道，我在試圖尋找那份失落的幸福……」字句中的「幸福」二字上，屢屢揮趕不去。

然而，蚊子趴在那兒有什麼用呢？還不是和盯在透明玻璃窗戶上一樣，都是「前途光明，沒有出路」。

「伊媚兒」裡頭的再次相戀不也是如此？

然而，一顆心懸懸念念，總就是惦著那個莫須有的信箱，一天開它個幾回，雖然大部份時候都是「沒有新郵件」五個字伺候一旁，卻仍不信邪，一定要去點選「收件匣」、「寄件匣」、「刪除的郵件」、「草稿」，直到所有的抽屜都打開了，才會真正相信對手沒有擲來戰帖。沒有戰帖的武士是寂寞的。收不到情書的情人是落寞的。情人會老，但是情人的甜蜜字句卻愈老愈大膽，愈老愈甜蜜。今日的「伊媚兒」雖然虛無空盪，但比起往日的幾紙信箋，卻更具威力。

這樣一個面對電腦的愛情戲碼，雖然在全球的各個角落方興未艾，紛紛開拍著，卻顯得詭異萬分，叫人不知如何走下一步。這樣一場愛情的爭戰，

處於被動的人，總是吃虧。靠著螢幕的字句，揣摩著下一步的招式，頗見機心，頗具爆炸力。

男人是較實際的動物，覺得這種對著電腦及自己的想像所演出的獨角戲，著實太空無了，耐不住對著電腦說了：「您的女兒想必和媽媽一樣漂亮可愛，真想看看您們的模樣。」雖然光陰的陶冶，已經把開口閉口的「你」修煉成了謙沖和睦、落落大方的「您」，但字句中的要求，還是赤裸裸的呈現出那種霸道、男權的心態。

我視若無睹，繼續顧左右而言他，這也是如此一場電子戲碼的好處，沒有短兵相接，便擁有足夠的時間，隨你去想，隨你去策畫，等到自己有了充分的把握，再次出招。耐不下心來的人，蒼促出招，總難免敗陣下來。這就彷如武俠片裡的俠客比武，搶先拔劍的人，必定招式被看光，難逃落敗的命運。

他見我沒有動靜，急著出招，六張闔家出國旅遊的相片，像沾上劇毒的飛鏢，凌空而來，這毒性太強了，差點就把我這熬著不肯升級的電腦給毒斃。然而，明槍易躲，暗劍難防，我挺住了。是一直隱身在一旁的男配角幫我把飛鏢收一收，整理到「信件」資料夾中。他坦然的說，檔案不小，想看時再把它點選出就可以了。擺在「收信匣」中太大太礙眼了。啊！這場戲的男配角，原也和我在別齣戲裡演出大團圓的對手戲。我們聯手一演十幾年，沒想到他在當男配角時，依然如此風度翩翩，令人激賞。

可是，可是，自己偷偷背著他接戲，還讓當了十幾年男主角的他，莫名其妙的變成了這場戲的男配角，心內不免虛了起來。和他每日繼續演出大團圓的續集時，我的聲音低了，脾氣小了。對著電腦演戲的欲望一日熾似一日，卻不再無所顧忌，總得偷偷摸摸。對家中的男主角，也是溫柔一日似一日。

事不經己，不知其中真髓。難怪婚姻心理學家會呼籲，「當你發現另一半對你特別溫柔時，要小心提防對方有外遇了。」

男主角在網路的那一頭，等著心急，怎麼送出去的劇毒迷魂鏢，一點回應也沒有。這場愛情武俠劇，我好像又掌握了執導的權杖。嘿！嘿！我正得意時，他又再次寄來一個包裹炸彈，裡頭是最新穎迷人的科技武器。是由「0921……」組成，末了，是一句「方便留下聯絡的電話嗎？」

這個招式厲害。讓我彷彿歷經了人生的一場九二一大地震。我昏眩了幾天，沒有把自己的通關密碼在網路上公開，卻忍不住打開手機按下他所留下的通關密碼。這個碼，應有許多人輕鬆愉快的按過吧！而我，卻是按得如此艱難。鈴了兩下，他一句「喂！」顯得如此熟悉又遙遠，甚至喉結的形狀都被喚起了記憶。曾經熟悉的聲音，再次穿經耳裡，會是一種傷痛。令人就要倉惶而逃。

「您好嗎？」彷如一塊大石頭哽在喉頭，我吞也吞不下。

「真沒想到您會打電話給我——哎！怎麼斷訊了？」他在那頭說著。聽不出欣喜或失望。

通訊沒有斷，是我的話斷了，不知要說些什麼。然後，是稚嫩的小男生「喂！喂！喂！」喊著。那分明就是他和別的女人相愛產下的替身。我慌得只得按下終止鍵，讓它真的斷訊。訊號是一時中斷了，但卻在那個陌生的機子裡留下了我的通關密碼。

四、

「喂！你在哪裡？」

「我在你心裡。」

從此，這段片頭不再是電視廣告所獨有的專利。而是隨時會出現在我們之間的戲碼。老情人在彼此心裡曾經搶佔了一個最好的地盤，這個地盤就永永遠遠屬於了一個人。而使出這麼大膽感人，直貫對方心窩的語言利劍，還是得靠在浩瀚無垠的天際中穿梭飛躍的電波。人手一機的結果，是大家都可

以回到從前，回到昔日的青春戀情。

再次面對面短兵相接，一切的感覺都回來了。他說喜歡看女主角笑的樣子，十餘年來的遺憾已然不是遺憾，感謝上蒼！我說喜歡瞧著男主角說話時眨眼睛的樣子，好像一個專幹壞事的小小孩。

撕去客氣虛偽的面具之後，溫度驟升，讓他昏了頭，膽敢在電腦裡頭大聲的說：「親愛的，我仍然愛您！」

話說得像蜜，卻極不受用。隔天就酸了。

「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走？」他在電波那頭焦慮的問。我心底也這麼慌亂的想。電波兩端的話筒，相對默默無言。

情人愈老愈可愛，可是，可愛的只是記憶，可怕的卻是中年無所畏懼的大膽與開放，以及一些無辜可憐的大小配角們。這場戲，真是愈拍愈荒誕，愈演愈艱難，已到了舉步維艱，進也不是，退也不是的地步。。

人生苦短，稍縱即逝。戲如果再拍下去，那麼我們註定得分別和家中的男主角、女主角拆夥了。然而，值得嗎？我們心自問，不得不作下困難的決定。

於是，那個內衣廣告的電視畫面當作下一個場景最好。女主角安然自在的在圖書館閱讀，安然自在的騎著腳踏車往回家的路走。即使老情人開著名車相隨，也相應不理。

回家，只是回家。坦然回家。

是的，即使老情人在屋外守候等待，但是，穿著新內衣的女主角仍然只願攬鏡自照，自我欣賞。自己喜歡現在的自己就好，又何必在乎從前呢？

舊情人看不到我的新內衣。廣告畫面打出這樣的字句，射破了這個世紀戀情的大汽球，「剝！」一聲，一切化爲煙塵。這，也正是最好的結局。

一段情緣一場戲。

我們的戲，終於要落幕了。